

特别小队

[苏]瓦吉姆·柯热夫尼柯夫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Вадим Кожевников

ОСОБО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根据苏联作家出版社 1971 年版译出

特 别 分 队

〔苏〕瓦吉姆·柯热夫尼柯夫著

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2.25 字数305,000

1974年7月第1版 197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统一书号: 10171·255 定价: 0.97 元

内 部 发 行

《特别分队》特别在哪里？

任 文 欣

《特别分队》和《彼得·里亚宾金》是苏修作家、全苏作协书记瓦吉姆·柯热夫尼柯夫写的两篇中篇小说，一九六九年，刊载在他所主编的一九六九年《旗》杂志。后由《小说报》合称为《特别分队》再次发表。

《特别分队》之所以得名，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在小说中精心地描写了当时苏联卫国战争中苏军驻柏林的一支“特别分队”，更主要的是由于作者煞费苦心地炮制了一群特别的所谓苏联工人的“英雄形象”。它与同年在《旗》杂志上发表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相比较，确有其特别的地方。《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露骨地刻划了经理普隆恰托夫对工人群众实行无情镇压的“大人物形象”；而在《特别分队》中却充满柔情地颂扬了挖掘机司机布科夫和车工彼得·里亚宾金等人“忠于人性”的精神。普隆恰托夫是心狠手辣的铁腕人物，布科夫和里亚宾金是悲天悯人的善良菩萨。性格固截然相反，面目也各自不同。但若从它们对苏修统治集团的效劳程度来看，却颇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妙。《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一出笼，苏修文艺界立即群起吹捧，认为是出现了“文学中的当代英雄”。《特别分队》和《彼得·里亚宾金》的出场，气势更是不凡，它得到了苏修一九七一年“国家奖”，是苏修官方所大力肯定的作品。苏修《真理报》曾为它们进行了这样的吹捧：“在这两部表现苏联工人阶级生活的小说中，作者以真正的激动和热情塑造了先进的苏联人，我们时代的英雄的形象。”对于这样地获得苏修

统治集团特别赏识的特别作品，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别意义，是很值得认真分析一下的。

《特别分队》和《彼得·里亚宾金》这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布科夫和彼得·里亚宾金，都有一番特别的经历。他们都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布科夫在战争刚结束时，曾经被调到苏军驻柏林的特别分队工作。这的确是一个特别分队，它名义上担负的任务是在柏林维护和整修下水道，真正目的却在于以所谓“人道主义”的行动感化德国人，用布科夫的话说，即使“替法西斯匪徒倒便壶”，这也叫“各尽所能……”。在这个“特别分队”的感化下，一个极端仇视红军战士的德国聋哑姑娘爱上了这个分队的战士隆尼科夫，并且由于隆尼科夫的死而重新恢复了说话的能力。看，“爱”的魔力是多么巨大啊！它不仅能使哑巴说话，还能使仇人变成亲人，爱情代替憎恨，用刀刺伤红军战士的德国女郎和红军战士拥抱在一起。这就是特别分队的特别工作。但是，这一套又算得是什么新货色呢？不过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新翻版而已！在臭名昭彰的《第四十一》中，不就表现了一个红军女战士为了白匪的蓝眼睛而甘愿出卖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吗？它只能说明苏修当代文艺的日益堕落，再也找不到任何进步的出路了。

彼得·里亚宾金与布科夫不同，没有在特别分队工作过，但他在作战时所主动承担的特别任务，比起布科夫来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彼得·里亚宾金带着一个战士越过地雷区，抓到了一个舌头——敌人的工兵。在回去的路上，爬在前面探路的战士触雷牺牲，但彼得·里亚宾金却丝毫无动于衷，他头脑里考虑的只是如何能够保护这个德国工兵的生命，千方百计用所谓“人性”来启发他的“良心”。他自己冒着生命危险爬在德国鬼子的前面，还把自己头上的钢盔关注地套在俘虏的头上，“按照士兵的习惯”请他抽烟，“并给他点上了火”。最后，当里亚宾金背部受伤、濒于死亡时，竟企图把这个红军战士流血牺牲抓来的舌头释放

回去。“人性高于一切”，这就是里亚宾金的结论。至于这是否会影响到整个战局的失败，他是一概都不管的了。结局呢，据说在这种人道主义的感化下，这个德国工兵“讲出了德国军队开始进攻的日期，而且画出了他了解的德国工事的草图”。他还高度地赞扬里亚宾金的人道主义行动，使里亚宾金名下的红旗勋章改为列宁勋章。真是“在爱的指引下，魔鬼终将重归天使的行列”。英勇悲壮的苏联卫国战争，竟被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人性”的薄纱；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人道主义的歌声代替了大炮的轰鸣。这对苏联人民的伟大卫国战争真是莫大的歪曲。

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既然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人性”能使魔鬼重归天使的行列，那么在战后的和平生活里，“人性”就更是一根无所不能、到处显灵的魔杖了。只要把它举在手里一挥舞，立刻就会出现人间的奇迹。小说《特别分队》的主人公布科夫曾经这样说：“‘人道主义’这个词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绝不是一时的。它是我们的素质和历史使命。”这就是说，即使战后他不在特别分队，也将永远执行“人道主义”这个特别任务。

于是，“和谐的音乐”在四周回荡，各种各样充满“人性”的形象似走马灯一样在人们眼前晃过，“展现出一种迷人的生活乐趣……”

布科夫是个挖掘机司机，强调凭“良心”干活是他在生活中所遵循的信条。他的体重随着他工作中顺利与困难的情况而起变化。但是，他从没有“把工作看成累赘”，而是一直“感到愉快”。因此，“他是幸福的”。

彼得·里亚宾金是机器厂的车工，战后回到厂里先后当上工段长、车间主任，他“耐心地、尊敬地理解性格不同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关心工人生活，曾被厂长讽刺为“申诉处处长”。由于他建议战后把“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改为“一切为了人”，从而获得了苏修统治集团的赏识，青云直上，被市委提拔为工厂党委书记。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是一个多么迷人的充满着人类之爱的极乐世界啊！可惜，苏联的土地仍然是在地球上，这种所谓“爱”的世界不过是苏修统治集团及其走狗们炮制出来的海市蜃楼的幻景而已。毛主席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具体表现，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畴。从它在人间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资产阶级信奉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原则，自私自利是他的阶级本性。资产阶级哲学家狄德罗在他的《拉摩的侄儿》这本哲学著作里，就曾经通过拉摩的侄儿之口，坦白地承认自私是一切行动的动机，连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根源也还在于利己主义。因此，人道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是一个铜币的两面。人道主义只是现象，利己主义才是本质。《特别分队》虽然煞费苦心地大肆吹嘘“人性论”、“人道主义”，把它描绘得十分美妙；但假的总是假的，既要伪装，就难免不露出马脚。一次，布科夫战斗负伤住院，一个外科医生动手术救活了他，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番极富有“人性”的交谈。

“谢谢您救了我”，布科夫低声地说。

“不是我救了你，而是你帮了我的忙”，外科医生说。“如果你死在手术台上，我的名声也就完了。”

这个回答可实在是太妙了！布科夫和彼得·里亚宾金们，你们何必那样口是心非地扭捏作态呢？干脆把“一切为了人”的口号改成“一切为了自己”吧！这才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的心里话。不是吗？你们不仅是这样想的，也正是这样做的。彼得·里亚宾金一次在战斗中躲过了被坦克压死的危险，侥幸地炸毁了一辆坦克。战斗结束后，当他被叫去见师长时，他一直“微笑着，自己也不能克制这种神经质的笑。他笑，是因为还活着，没有被压死，而完全不是因为烧掉了一辆坦克而骄傲”。多么卑鄙的笑声啊！斯大林领

导下的红军战士，竟被污蔑成是胆小的怕死鬼，活命哲学的黑标本。这是在向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泼脏水，在当年的红军战士脸上抹黑。

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当资产阶级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曾经是资产阶级用以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武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结束，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也就日益暴露了它的反动本质。最后，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就进一步沦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用以镇压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工具了。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来，为了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对外侵略的反动政策，以“人性论”来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近年来，他们更进一步把中国历史上鼓吹复辟和倒退的反动的孔孟之道和“人性论”、“人道主义”揉合在一起，在莫斯科吹吹打打地演出了一场尊孔的丑剧。从这里，可以看到苏修叛徒集团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

《特别分队》中宣扬凭良心干活是很幸福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就拿良心来说吧，“**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布科夫和彼得·里亚宾金们正是凭着工人阶级叛徒的“良心”，才一步步地爬上了“党委委员”和“党委书记”的位置，这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完全是建筑在苏联广大工人受苦受难的基础之上的。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幸福。资产阶级的幸福，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痛苦。反之，当无产阶级感到幸福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不免要感到痛苦了。布科夫曾经公然叫道：“良心归良心，但用计算机制定一个理想的高质量的开采制度，这才是个好东西”。你看，在这里就根本不讲什么良心不良心了。他为了维护这一套压迫和统治工人的制度，随心所欲地把工人开除出企业，甚至骂出废品的工人为“小偷”，把废品作为罪证在车间里展览。这完全是一个手狠心辣的工人贵族的形象，所谓“良心”早已不知道跑

到哪里去了！苏修统治集团口里的凭“良心”干活就是幸福，如同“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

其实，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所谓人道主义，事实上只是法西斯主义的别名。请听布科夫的一段表白：“拿战争和人道主义来说吧，他们是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呢？可我们的人道主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英雄主义中”。这就清楚地表明所谓人道主义和军事爱国主义即社会法西斯主义原本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分别担任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职能罢了。人道主义担任着牧师的职能，而军事爱国主义则担任着刽子手的职能。它们分别是苏修统治集团的两手，一手是软的，一手是硬的。软的不行，就动硬的。硬的不行，再来软的。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完全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都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进行法西斯统治和侵略的工具。因此，这一小撮反动派的鼓吹“人性”，事实上恰正是反映了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在《特别分队》和《彼得·里亚宾金》中，都特别强调了所谓技术能手的社会地位和重要作用。《特别分队》的主人公布科夫说：“各行各业中最高的称号是能手的称号”。这句话很能典型地刻划出作者的观点，这就是谁最有技术，谁就最有党性，换言之，也就是谁最有良心。这种观点，反映了苏修叛徒集团面临着国内广大工人的不满而强化法西斯统治的反动政治需要。我们若把这两篇小说和《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联系起来考察，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歌颂了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特权阶层的代表人物，把它们吹捧成是代表技术进步力量的“当代英雄”；那么，在《特别分队》和《彼得·里亚宾金》中，着意宣扬的是驯服地为苏修统治集团效劳的所谓凭良心干活的“技术能手”。鼓吹技术统治一切是它们的共同特点；但两者在相同中又有不同的特点。普隆恰托夫是一只凶狠地监视和

驱逐着羊的带着狼性的恶狗；而布科夫和里亚宾金则是把羊群引向屠宰场的带头羊。在这些带头羊的脖子上，系着“人性论”的小铃当，叮叮当当地发出了“人道主义”的铃声，较之普隆恰托夫这类恶犬更能起欺骗和蛊惑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布科夫、里亚宾金之流确实担负着特别任务，可以称得上是一支“特别分队”。

今天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它对内进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到处搞军事基地，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并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的霸权。但是，表面上的气势汹汹，决掩盖不了它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不要看它那个外表上轰轰烈烈、张牙舞爪的现象，其实内囊早已尽上来了。广大苏联人民蕴藏着的无穷的怒火，必将喷薄冲出地面，彻底摧毁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作威作福的苏修统治集团。无论是原子弹、导弹也好，或者是布科夫之流的特别分队也好，都不能挽救它彻底崩溃的命运。它的统治日子不会很长久了。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目 录

特别分队	1
彼得·里亚宾金	259

特 别 分 队

主要人名表

布科夫, 斯帖潘·扎哈罗维奇——原是坦克修理分队士兵, 后来是

苏军柏林卫戍区“特别分队”队员, 战后是挖掘机手

祖耶夫, 巴甫尔·叶菲莫维奇——苏军大尉, “特别分队”队长

古斯托娃, 柳达——女子高炮连中士

古斯托夫, 普拉东·叶果罗维奇——柳达的父亲, 轧钢机工人

卡洛尼娜, 卓娅——女子高炮连指导员



一片巨大的盆地，它的陡峭倾斜的梯坡一直下伸到土地的深处。它的外形结构很象古罗马的竞技场。

它可以容得下一座截去山顶的山。如果用山石重新把它填满，这里又会是一片平坦的沙漠了。

人们曾经从地里掏出整座山的岩石，把它送到别的地方去。

人们从这个贵重的矿床上的表面采掘了千百万吨岩石，把它们巧妙地撒在一些裂口里，倒在大大小小的坑坑洼洼里。

人们在平整沙漠。

假使把这千百万吨岩石堆成锥形塔，那就将成为一座高耸的山岭。山鹰就会在这些灰色的岩石上，象在峭壁上一样，筑巢垒窝。

沙漠地带灼热的太阳把这片古老的大地炙烤成粉末。炽热的流沙使它寸草不生……

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从前，奴隶们曾经在这里开采过黄金。他们找到了一个蕴藏量很大的金矿，而他们的君主却被这个发现吓呆了：他生怕比他强大的可汗一听到有金矿，就会率领一支野蛮残酷的鞑靼军队蜂涌而来。于是，便下令把奴隶们都杀掉，还把这个简陋的小矿完全填没了。

所有的遗迹全被流沙所掩盖。干燥的沙漠之海以海浪般的沙丘把一条条曾是商队通行的道路都掩埋了。

可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失传。它在哈萨克的民间诗人中间忧伤地传诵着。考古工作者听过这个故事，后来地质勘探人员到这儿来，接着还有矿工、建筑工。他们在沙漠中央建起了一座采矿、冶

金联合企业。现在，这里已经在开采和冶炼铜了。至于黄金和其它一些稀有金属，只不过是副产品罢了。

因此，尽管矿床里含有大量珍贵的稀有金属，这个矿山仍被称为铜矿。在各选矿工场的车间里，人们把这些稀有金属仔细地、小心地分解出来。

铜矿开采场就象一个巨大的工厂，就是没有屋顶，它的上空只是一片苍穹。坚硬的矿石在球磨机筒中研磨成细粉，但这已不是矿工们干的活了……

斯帖潘·扎哈罗维奇·布科夫没有携带什么贵重的东西，轻装来到这沙漠之地。

他身材消瘦，个子细长，有一个很神气的大鼻子，给烟草熏成棕褐色的胡子，严肃清瘦的脸孔，眯缝着的有力的眼神，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穿得很讲究，与当地人不同。一件厚呢长大衣，一顶丝绒礼帽，一双橡皮海绵底的圆头皮鞋。手里提着一个新式的人造革手提箱，为了安全起见，他在箱子上还捆了一根粗绳子。

布科夫有礼貌地打听了一下装配场在什么地方，就迈着庄重从容的步子朝那里走去。有人请他把手提箱寄放在办公室里，他婉言谢绝了。

凡是初来乍到的人，碰到这里灼人的火烧一般的炎热，浮动的沙土，流动的沙丘，通常总要问问这里的气候怎样。但是布科夫却什么也没有问。

装配场上由于堆满着货物显得很拥挤。笨重的机件装在新的木板箱里，象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机油被酷热烤化了，从木板缝里滴落下来，发出刺鼻的味道。

布科夫在装配场上绕了一圈，看了看木箱上印着的制造这些机器的厂名。这时他脸上显露出了肃然起敬的神情，真好象一个人跟享有世界盛名的人物会面一样。

一个上了年纪的大胡子的人，带着一支别旦式枪，走到布科夫跟前。他象青年人一样，穿得很少：一条短裤，一件红背心，一双跑鞋。布科夫猜出这是门卫，说道：

“你好，”接着问：“装配工们在哪儿？”

这位门卫很和蔼可亲。

“他们还会上哪儿去？晒太阳嘛。”

“在上班的时候？”

“您给他们送来了起重机吗？难道这些钢铁不用机器，赤手空拳搬得动？现在连刮脸都用电。就是这样的时代嘛。人没有机器等于零。”

“是啊，”布科夫有礼貌地说。“还有会下棋的机器呢，自己能推算。”

“尽管这样，还是少不了警卫，”门卫叹了口气。“人们还缺少自我修养，哪能没有警卫。”

“还有人偷窃？”

“横行霸道的流毒在这儿还很深呢。这一个工段抢另一个工段的。一不小心，一整车的材料都给扒走啦，到你发觉东西丢了，去找的时候——人家半幢房子都砌好了。这些人手脚可真快呀，而且人人都装得象个正人君子，他们说，不是为自己，是为祖国呀！我们的国家可宽宏大量：训斥一番就完事了。他们自己的计划反正是超额完成了，这一来，什么事也没有啦。”

“那你可要当心哟！”

“我是很当心的，”门卫说。“可是连篱笆都没有，周围没有一点遮拦。”

“可你有支别旦枪啊。”

“这个重家伙不过装装样子罢了。常有先进的工段跑来，超过计划要东西，就把人家还顾不上用的那些东西弄走了。也得要替人家想想嘛！”

“那么，你也是同谋吧……”

“我不反对……要是上法庭，那我要在申诉词里讲一讲这种不成套的设备。那些没装配好的笨重的机器倒拖来了，可是起重机呢，没有。我愿意把我的被告席让出一点地方，给负责供应的人坐。这就是我的看法。”他怀疑地瞧了瞧布科夫：“顺便问问，你是供应处的吗？”

“不是，”布科夫说，他和门卫握了握手，便朝门卫指的方向走去。

安装钳工们正在打排球。

他们只穿着游泳裤，汗流浹背的身子，好象一群隐身的击剑运动员手中的剑一样，在阳光下闪动着。

这儿连荫凉的地方都好像是火炉一样。要在这样炙热的阳光下，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地打球，非得有一副耐高温的身体不行。

布科夫坐在手提箱上，一心看他们打球。

他衣冠楚楚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庄重得很。瘦削的，毫无表情的脸象石雕一样。随后打球的人走到这个唯一的，外貌古怪的观众跟前。

一个长着一头棕黄色头发，有一副运动员的漂亮的身材和一双明亮而调皮的眼睛的小伙子，寻开心似地故意郑重其事地问道：

“尊敬的同志，您有什么批评意见吗？”

“有意见。”布科夫干巴巴地说。

“可以记下来吗？”

“可以，”布科夫说。“第一，你老是眨眼睛！神经系统有点失常。发球时老眯缝着眼睛。结果发球总是失误。体力不差，可是麻醉品把体力毁了。”

“那您是教练罗？”小伙子尴尬地问。

布科夫笑了笑：

“我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关心。我有一套猜透一切的本领。”他接着带着宽容的口气说：“当然，我以前也是个运动员。还赢过德国人呢！”

“参加过国际比赛吗？”

“参加过友谊比赛。我曾经在派到德国去的部队里服役。和德国球队赛过球。他们打得不错。传球很稳，很准，技术相当好。他们善于发转球，一接这种球，手掌痛得厉害。虽然这些德国人都是自己人，是社会主义兄弟，可你要打输了，连长就要找碴给你派个额外的勤务。运动是运动，面子是面子。你输了——给你个勤务。什么地方都得要讲公平嘛。”

“您是来这儿工作的吗？”

“你们这里好暖和，不会得感冒。”布科夫支吾搪塞地说。

“不喜欢这里的气候吗？”

“不管是热，是冷，这不过是自然界的两个极端。我在前线的时候就已经适应各种环境了。”

“那么，要向您这位士兵致敬罗？”

“在部队里我是个工人。在坦克部队的修建营里上上螺丝。”

“没有好好地打过仗吗？”

“我说我是当修理工的。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可一般来讲——象在车间里工作一样。”

“那么，你运气不坏罗？”

“有一点。”

“现在打算干什么？”

“证件上写着：挖掘能手。”

“都明白了。”小伙子说。“您是扑到我们这里来了。可是没有起重设备，我们能干什么呢？”

“扑什么？”布科夫和颜悦色地说。“难道我是条狗或者是个不懂事的人？我要安安稳稳地坐着拿固定工资，等你们把机器装起